

Collection of Tian yan ning

TIAN YAN NING WEN JI

田雁宁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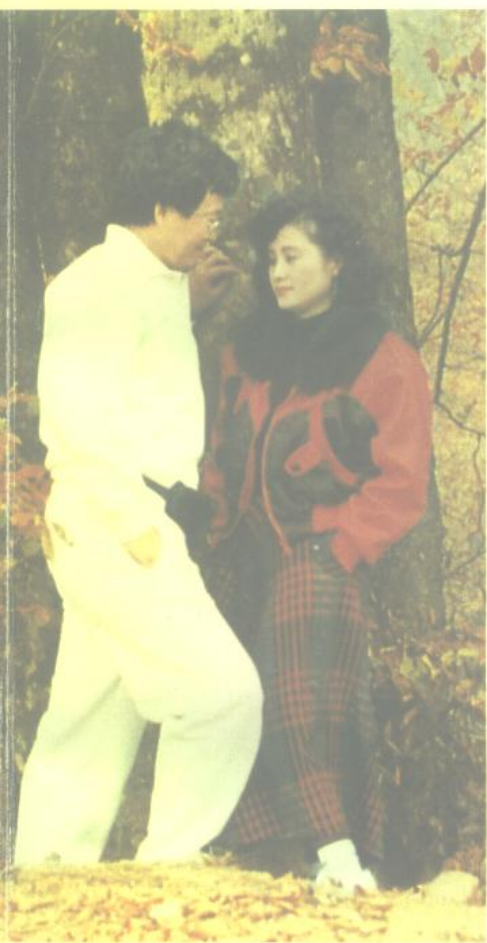
III



TIAN YAN NING WEN JI ■ 田 雁 宁 文 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98013



刚柔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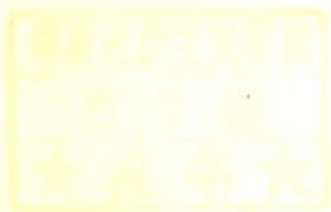
第三卷



200094218

田雁寧文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刚柔男女

(田雁宁文集第三卷·散文随笔)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图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40,000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4,000 册

ISBN 7-5039-1506-4/I·656

定 价:20.00 元

成都(自序)

这座蜀国的都城。

这座天府之国的首府。

曾因李白、杜甫的吟唱享誉千古,曾因巴金、李劫人、郭沫若的描写情撼当今。它的碧树清江红楼花墙,还有闪耀青铜光辉的三星堆,和有子规哀怨多情啼叫的望丛祠,以及草堂、武侯祠、望江楼……构成一座大西南乃至全中国都独特和瞩目的都市。

三国的故事在这儿传说。

巴蜀的传闻向这儿汇集。

千百年来岷江、锦江前浪后浪长流不息,使这盘踞于川西平原中央的城池,形成一座繁华都会文化中心,连国画大师张大千当年也因到达成都而亢奋狂喜,一夜间便挥就大幅《蜀官夜宴图》,极赞这里的古雅和华美。

一座以移民者为主要市民的城市,拥有骄傲的同时也免不了虚弱。成都人能干聪敏,会生活也会玩乐,所以这座城市里时常弥散着一股慵懒的消闲气氛,茶楼酒肆的兴旺是理所当然的了。一些成都人喜欢把外来人叫“县老表”,其实几十年前他们不光是县老表或许还是乡巴佬呢。一边是平原的坦荡,一边是街市的狭窄,

这便是成都矛盾的个性。它文儒而难豪放,如果真能“雄起”,世人更当刮目相看。

我从小向往成都。并有预感,这座都市必然是我人生的重要驿站。于是我举家迁徙而来,自己让自己成了成都人。

成都,便在我的生命里驻扎下来,还将伴我度过一段漫长的年月。

应该说,真正了解成都之后,我开始喜欢它了。

DQB1/03

目 录

青春片羽	(4)
一个知青的财产	(4)
我的朋友	(9)
父亲的朋友	(24)
青春片羽(二十五章)	(35)
罗中立和他的中外朋友	(187)
平凹小故事(八则)	(240)
漫说成都女人	(251)
书 房	(254)
水的联想	(257)
写给老师	(263)
灵韵篇	(266)
冬夜思绪	(268)
梦里山寺	(273)
到中坝去	(275)
名家稿酬谈	(279)
写给母校	(282)
龟 趣	(285)
人生纪实	(287)
不是真爱不流泪	(287)

画里伊人	(298)
她们的黑夜比白天多	(311)
走出“夜巴黎”	(321)
两次结婚	(332)
几种婚姻现状	(336)
文盲书商老齐	(340)
序跋寄情	(343)
《百年美文》序	(343)
《雪米莉自选集》序	(344)
《雪米莉自选集》跋	(346)
《公馆私情》序	(348)
《激情山水》序	(350)
《无法悲伤》序(一)	(352)
《无法悲伤》序(二)	(354)
《无法悲伤》序(三)	(359)
《无法悲伤》序(四)	(363)
《怀念爱情》序	(364)
一起放牧	(365)
原本真诚	(367)
刚柔男女	(370)
灵性山水	(371)
小说人生	(373)
一种感动	(376)

文坛杂韵	(379)
山道上的遐想	(379)
天津行	(382)
95 年长篇小说畅销书谈	(386)
相伴十年	(390)
以文会友	(392)
说说书商	(395)
读写为乐	(411)
我的心里话	(413)
雪米莉访谈录	(417)
开拓负重者的情感	(426)
王府歌宴	(429)

青春片羽

一个知青的财产

我一直把七年知青生活当作一笔财富。

这是一笔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

它常常让我感到富足。想到它再看看前面尚漫长的文学之路,内心便踏实而坚定。

艰辛、迷惘、困苦岁月,带给年轻人的是贫乏的物质生活,而精神方面的馈赠却出奇地丰厚。如今,每一个经历过知青生活磨练的人,大概都有这种想法吧。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或正在迈入中年,就个性和能力方面来讲,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比自己的长辈更有魄力更敢实干更具主见,看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再与那些年轻或更年轻的一辈相比,我们成熟、坚定、不骄、不馁,懂得享受、懂得节俭,但更会学习和工作。

就中国和世界而言,中国知青是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一代,必有特殊贡献。这样说是自豪,也是事实。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机遇”。我想说当年成千上万知青上山下

乡插队落户,也是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机遇。正是这次机遇,使我们真正认识了中国,认识了社会,同时也真正认识了自己。坦白地承认,我们大多数人能有今天,都与那几年知青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每每回想,倍感珍惜。

因为太珍惜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活,我走上文学的道路之后,眼睁睁地看着叶辛写了《蹉跎岁月》、《孽债》,梁晓声写了《今夜有暴风雪》,晓剑写了《世界》,邓贤写了《中国知青梦》……大凡知青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的知青题材代表作,而我一直写得很少,至今没一篇满意的作品。但我想写,要写就写一部真实、深刻、厚重的知青小说,感动自己也感动读者。这部小说动笔和完稿那一天,都将是我人生的节日。

我想坦率地说个看法:这十几年来,尽管知青题材的好作品不少,而具有真正代表意义的佳作尚未出现。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知青作家都相信这样的大家之作会出现,并出在他自己或者好朋友手中。因为这不仅需要才华,更需要勇气。有时勇气比才华还重要和可贵。

所以晓剑兄从海口来信来电,催我为敦煌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中国知青文学精品库》挑选小说散文,颇为惭愧。小说还有那么几篇可以应付,散文却是空白,连在前两年知青散文回忆文字形成热潮的时候,我也保持了沉默。这不奇怪,我没压抑自己,只隐约觉得在等待什么。等待什么呢?也许是一个应该倾吐和爆发的时机吧?

晓剑兄的关切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我也觉得应写点关于知青生活的文字,来回报他和我自己。于是我开始回想,那灰郁的岁月便绵绵倒流而来,使我坐立不安辗转难眠,从没为一篇文章如此折腾和激动过。

我在书房翻箱倒柜,找出一小堆知青时候的日记本,一边平心静气地翻阅,眼眶一边泛潮,那些或鲜明或模糊的生活片断太揪动

感情了啊。我拿定主意,写一篇《知青日记和回想》,挑五六则日记,再配上我今天的回忆和思索,一定独特生动。比如我听说一个老农民那儿有古典名著,翻山越岭跑几十里路去寻求,结果看到它被撕作了一张张包面条的纸!当时的失望和痛苦至今记忆犹新。又如寒风料峭的深冬,一群衣衫槛褛的知青用锄头、扁担、撮箕,在两匹山梁的风口修水塘,冰浸彻骨的雪水泥泞给人的刺激和感觉,像发生在昨天,硬粘在心灵和肌肤之上怎么也弄不掉……还有对饥饿的恐惧,对贫寒山民的担忧,对女知青生下“黑孩子”的同情……自信汇聚起来会成为一篇朴实感人的好文章。

我一面认真挑选,一面在较满意的日记上夹张纸片,准备挑十来篇再作筛选。当我翻到第三本日记册时,一张陈旧得几乎要朽坏的纸片跌落下来,我拾起小心翼翼展开一看,竟是一张《下乡知识青年财产登记证》!

不知道我怎会保留了这张登记证,当初把它存放于日记册中,是为留下一段更为真实深切的记忆么?捧着那欲碎的小纸,双手一颤抖,我当即决定改写这篇《一个知青的财产》,并非一时冲动,这份登记证的历史性和现实性都令我震动不已。

这是我下乡的四川省开江县知青办公室印制的财产登记证,由我落户的金鸡公社九大队一生产队的队长亲笔填写。财产分为三项:一、房屋,二、主要农具,三、主要家具。因为我当时寄居在生产队面坊侧边的一间阴暗破屋里,已经贫困不堪的农民们没有能力为我修一间房子,所以“房屋”一项空缺。其他两项倒写得很详细,抄录如下:

主要农具:钉耙一把原价 1.70 元,粪桶一担原价 2.95 元,蓑衣一件原价 4.30 元,萝筐一个原价 5.00 元,挖锄一把原价 1.67 元,月锄一把原价 1.26 元。

主要家具:箱子一口原价 9.96 元,柜子一口原价 14.00

元,水桶一担原价 3.70 元,罐子一个原价 1.17 元,锅一口原价 1.47 元,面盆二个原价 4.73 元,脚盆一个原价 3.65 元,床一架原价 20.00 元,桌子一张原价 6.00 元,凳子一个原价 1.00 元,小缸一口原价 1.18 元,席子一床原价 4.73 元。

以上总计:人民币 93.47 元

这就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财产。

表后还有说明,同样照录如下:

一、上列财产,房屋系国家补助为主修建(购买),农具系国家拨款购制,属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专用,由下乡知识青年、社队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共同清点,移交本队现有下乡青年使用,如本队尚无下乡青年者,则移交生产队集体妥善保管,留作今后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使用。

二、本证一式三份,用钢笔正楷填写,下乡青年保管一份,生产队保管一份,报公社一份备查。

接下来是:下乡青年(盖章),贫协代表(盖章),生产队长(盖章)。

登记时间:1970 年 2 月。

人民币 93.47 元,是当年严肃登记在册的一个知青的全部财产。而且他仅仅只有使用权!

这点钱在今天能做什么呢?也许能为一个中学生买一双普通国产球鞋吧。而在知青岁月,它是支撑一个下乡青年全部生活的一切财产啊!

严格地说,我当时拥有的财产不止这些,还有:书页虽然泛黄却完好的《唐宋名家词选》,海涅《诗歌集》的手抄本,珍贵异常的小册子歌本《外国民歌二百首》,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马丁·伦登》,民国版的

《俄国短篇小说选》，鲁迅的竖排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文集》……这都是在今天也价值不可低估的财产啊。

在只拥有 93.47 元人民币的全部农家财产的同时，我这个知识青年并不觉得自己贫穷。

此刻，这张《下乡知识青年财产登记表》，也令我极为珍视，并重新放回日记册中好好保存。

它的确成了我的一笔永久财富。

我的朋友

先说几句

朋友。这个称呼,这个名词,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身上流着崇尚强悍敬重义气的巴人风流倜傥的感觉。有了朋友,人生天地确为之宽广为之精彩,人更成熟也更坚强,对未来也更充满信心和勇气了。

曾几何时,我们一群雄心勃勃的少年,被“桃园结义”,李白汪伦,水浒英豪的江湖之情,激动得泪涌血沸,也有过饮血立誓的“豪壮”之举。如今回忆当年兄弟姐妹,又有谁在身边重复那种庄严稚气的忠诚?倘有一人尚存,弥足珍贵,天大幸福。相去不远,又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学子,在志趣、抱负、理想的鲜明旗帜下自觉集合,发誓要齐心协力共创一片崭新世界。为此大家确实做过英勇努力,又确实取得过让人振奋的成绩。然而从校门步入社会,每个人的人生都由浪漫转入现实,或为终日工作而劳苦,或为成家立业而奔波,昔日的学子英气终被消磨不少,人成熟了,也世故了,朋友情

义多少有些黯淡失色。这时若仍能有二三事业之友往来会聚,亦堪称人生的一大财富,千万珍惜。

年少气盛之时,我曾对昔年智慧超群的文化大师发自内心的深处那“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悲壮感叹,怀有浅薄的不屑。偏信那些子虚乌有武侠故事的鼓吹,竟以为遍地江湖处处朋友,只要自己以心交友,有那么一天不会一呼万应也会一呼百应。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要交一个好朋友都是非常不易的,更莫说心心相印的人生知己了!人到中年,肩头心灵负重必然增多,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生存本能,进取意识,权钱欲望,都迫使人性处于一个关键的变异阶段,世间确有人会为了私利抛弃朋友,不管他们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辩解,“朋友”尤如一顶遮挡过风雨不再需要的旧帽子,可以一掷不顾了。这方面我教训深刻。所幸的是,在一阵懊丧失望之后渐渐平静下来,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

仔细想来,交朋友的过程,也是一种寻找责任承担负重的过程。每交一个朋友,你必然明白地或不明白地担负了某种道义的责任,并将毫无保留地付出你应付的代价。当然,那位朋友于你,也有同样的朋友职责。你们都是心甘情愿甚至争先恐后地竭尽朋友之谊,由此产生的许多重情重义的故事,简直可以感动一代乃至上百代的“朋友”。从自以为是少年英雄的年月开始,我们就在学校、社会、单位乃至各种短暂或者长久的人群聚会中寻觅和交结各式各样的朋友,在呼朋唤友时必然产生过得意洋洋,那情谊便如百丈之堤毁于蚁穴。如果朋友反目为仇,比不是朋友的人更可怕。这恐怕应算一条警世箴言。

平淡,轻松,保持距离又不能不共同相处,这大概是当代人的关系情结。这已和传统中国式的“朋友”,相去甚远。人们仍在不停地交朋友,或者仍在不停地了结朋友关系,以至仍在不停地背叛朋友。这些都是我们应平心静气接受的事实。九十年代的“朋友”

的确应该具有新时代的最新内涵。那内涵到底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如果说得清楚也难免幼稚，会受到那些意气风发的当代“朋友”嘲笑的。

可悲的是我无法选择自己的血统。作为大巴山地民族的一员，此生命中注定，永远也无法逃避“朋友”这道人生锁链，只有用它铐着我的手脚心脑，才能走完上天赐我的人生旅程，轻松也好，沉重也好，忠贞也好，欺骗也好，这世界和人群本来五颜六色，让其涂抹在我的躯体上心灵上，好使那些真正关心过我的朋友无法忘记我。

正是为了这些我无法忘记的朋友，我才记下了这些难以从记忆深处抹去的生活片段，并不想指责谁、伤害谁、赞扬谁。这种生活记录没什么典型意义可言，只因为它们是我的亲身经历，偏巧我又是个以文为生的人，就不能不让其留下一点或深或浅的印迹了。

只有一点我敢肯定，读了这些文字，“朋友”这个词汇，对你来说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单纯那么情义了。

不是我启迪你，而是生活启迪我们大家。

生活永远是一位启迪大师。

朋友。

耳 东

家乡人说，那两个是穿开裆裤的朋友。就是说他们是幼儿朋友，情谊之根扎得很深，值得重情重义的人夸耀和羡慕。

我有过一个穿开裆裤的朋友，大名不必说只讲他的小名叫“耳东”。我母亲家和耳东母亲家算得上川东小县城的大户，昔年讲究门当户对，两家世代都有交往。深浅不管，似乎彼此都给了对方面子。五十年代初期家道不可避免败落，而两家男人女人间的走动

也还殷勤，好像生怕谁把谁忘了一样。

母亲生了我，耳东娘生了他，不免相互祝贺相互炫耀。两个女人碰在一起就让我与耳东挨挨擦擦，一起哭哭笑笑，一起拉屎拉尿。我们理当然是地道的开裆裤朋友。

我是家中长子，母亲在一个商业机构做小职员，父亲则在一潭清水的中学堂兢兢业业求生，境况一派清贫。耳东却是他娘的幺儿，有当什么委员的老爹关照，还有一群如龙似凤的哥哥姐姐护卫，从小就比我多一些娇纵和自得。

我和耳东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一路同班同学，真是情同手足形影不离。我到他家说吃饭就吃饭，他到我家说睡觉就睡觉。我的语文成绩比他好一点，他的数学功力略高我一筹，而体育活动我们是龙虎相争不分上下。只是音乐他强我几分，原因是他那几个爱唱唱跳跳的风骚姐姐不停地感染他，视他若掌上明珠的老娘又肯为他购置这样那样的乐器。我不是买不起那些价廉物美的乐器，比如竹笛啦，口琴啦，可我从小就不愿伸手向母亲要钱。她为接连来到人世间的妹妹弟弟的生计都犯愁呢。

耳东心性好强，在班上和人争执从不相让，对我倒好多了，有时还像少年英雄似地护着我，尽管算起来我还比他大八天。有一回我们熬不过夏天酷热，在学校午睡时溜去东门河坝洗澡，回来被值周教师用刮皮肤的土方法测出违反校规，耳东挺胸昂头字字清晰地说：“老师，是我错了，硬拉亚铭去河坝的。”我虽畏惧老师的威严，可耳东的大胆和体谅又使我浑身宽慰。

俗话说，牙齿和舌头那么好也要发生碰咬呢！再好的朋友也难免有纠葛和不快。我和耳东争争吵吵的事不少，可大的纠纷实在记不起几件来。

在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不知怎么校园里刮起一股学乐器风，民族乐器二胡又是最受宠爱的。我那慈祥温厚的父亲居然也“闻风而动”，说服妈妈主动为我买了一把三元多钱的木质蛇皮二胡。